

語絲

號二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大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對折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記「楊樹達」君的襲來

魯迅

今天早晨，其實時候是已經不早了。我還睡着，女工將我叫了醒來，說：「有一個師範大學的楊先生，楊樹達，要來見你。」我雖還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楊樹達君，他名樹達，曾經因為邀我講書的事，訪過我一次的。我一面起來，一面對女工說：「略等一等，就請能。」

我起來看鐘，是九點二十分。女工也就請客去了。不久，他就進來，但我一看很愕然，因為他並非我所熟識的楊樹達君，他是一個方臉，淡赭色臉皮，大眼睛長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歲的學生風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愛國布(?)長衫，時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頂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圍帶；還有一個采色鉛筆的圓匣，但聽那搖動的聲音，裏面最多不過是兩支很短的鉛筆。

「你是誰？」我詫異的問，疑心先前聽錯了。

「我就是楊樹達。」

我想：原來是一個和教員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學生，但也許寫法並不一樣。

「現在是上課時間，你怎麼出來的？」

「我不樂意上課！」

我想：原來是一個孤行己意，隨隨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樣如此傲慢。

「你們明天放假罷……」

「沒有，為什麼？」

「我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說，一面想，他連自己學校裏的紀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見是已經多天沒有上課，或者也許不過是一個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蕩者罷。

「我圍掉了。」我說。

「拿圍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誰拿出去的？」

我想：這奇怪，怎麼態度如此無禮？然而他似乎是山東口音，那邊的人多是率直的，況且年青的人思想簡單……或者他知道我不拘這

些禮節：這不冠為奇。

「你是我的學生麼？」但我終于疑惑了。

「哈哈，怎麼不是。」

「那麼，你今天來找我幹什麼？」

「要錢呀，要錢！」

我想：那麼，他簡直是游蕩者，蕩蕩了，各處亂鑽。

「你要錢什麼用？」我問。

「窮呀。要吃飯不是總要錢嗎？我沒有飯

吃了！」他手舞足蹈起來。

「你怎麼問我來要錢呢？」

「因為你有錢呀。你教書，做文章，送來的錢多得很。」他說着，臉上做出兇相，手在

身上亂摸。

我想：這少年大約在報章上看了些什麼上海的恐嚇團的記事，竟模仿起來了，還是防着點罷。我就將我的坐位略略移動，預備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錢是沒有。」我決定的說。

「說謊！哈哈，你錢多得很。」

本日期錄

記「楊樹達」君的襲來	魯迅
古史雜論一	顧頡剛
譯詩一篇	胡適
隨感錄	玄同
烽話	魯迅
希臘諷刺小詩	開明

女工端進一杯茶來。

「他不是很有錢麼？」這少年便問她，攔着

我。女工很惶窘了，但終于很怕的回答：「沒

有。」

「哈哈，你也說謊！」

「多麼涼。」

我想：這意思大概是譏刺我，猶言不肯

將錢助人，是涼血動物。

「拿錢來！」他忽而發出大聲，手脚也愈加

舞蹈起來，「不給錢是不走的！」

「沒有錢！」我仍然照先的說。

「沒有錢？你怎麼吃飯。我也要吃飯。哈

哈哈。」

「我有我吃飯的錢，沒有給你的錢。你自

己掙去。」

「我的小說賣不出去。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幾回稿，沒有登出，氣

昏了。然而爲什麼向我爲難呢？大概是反對我

的作風的。或許是有些神經病的罷。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

出，送許多錢，還說沒有，哈哈。什麼東西！周作

人，錢玄同；周樹人就是魯迅，做小說的，對

不對？孫伏園；馬格藻就是馬幼漁，對不對？

陳通伯，郁達夫。什麼東西！Tolstoi Andreev

張三，什麼東西！哈哈，馮玉祥，吳佩孚，

哈哈。」

「你是爲了我不再向農報館投稿的事而來

的麼？」但我又即刻覺到我的推測有些不確

了，因爲我沒有見過楊馮夫馬幼漁在農報館

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況且我的譯稿

的稿費至今還沒有着落，他該不至于來說反話

的。

「不給錢是不走的。什麼東西，還要找！

還要找陳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

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連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

恢復滅族法之慮了，的確古人的凶心都遺傳在

現在的青年中。我同時又覺得這意思有些可

笑，就自己微笑起來。

「你不舒服罷？」他忽然問。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爲你罵得不

中肯。」

「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來，向後窗立着

說。

我想：這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牀上躺下了。我拉開窗幔，

使我的佳客的臉顯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見他

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動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

角和嘴角都顫抖起來，以顯示兇相和瘋相，但

每一抖都很費力，所以不到十抖，臉上也就不

靜了。

我想：這近于瘋人的神經性痙攣，然而顫

動何以如此不調勻，牽連的範圍又何以如此之

大，並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裝出來

的。

我對於這楊樹達君的納罕和相當的尊重，

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湧起要嘔吐和沾了腥

東西似的感情來，原來我先前的推測，都太

近于理想的了。初見時我以為簡率的口調，他

的意思不過是裝瘋；以熱茶爲冷，以北爲南的

話，也不過是裝瘋。從前的言語舉動綜合起

來，其本意無非是用了無賴和狂人的混合狀

態，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嚇，希圖由此傳到別

個，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們都不敢再做辯論或

別樣的文章。而萬一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則

就用「神經病」這一個盾牌來減輕自己的責任。

但當時不知怎樣，我對於他裝瘋技術的拙劣，

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覺不出他是瘋人，後來

漸漸覺到有些瘋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綻的事，

尤其抱着特別的反感了。

他躺着唱起歌來，但我于他已經毫不感到

興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這樣淺薄卑劣的欺

騙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調吹着口笛，藉此贖

出我心中的厭惡來。

「哈哈！」他翹起一足，指着自已鞋尖大

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襪是西式的，全

體是一個時髦的學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我笑的鞋尖已破，但已

經毫不感到什麼興味了。

他忽而起來，走出房外去，兩面一看，極

靈敏地找着了廁所。小解了。我跟他後面，

也陪着他小解了。

我們仍然回到房裏。

「嚇！什麼東西……」他又開始。

我可能是有些不耐煩了，但仍然懇切地對他說：

「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經知道你的瘋是裝出來的。你此來也另外還藏着別的意思。如果是人，見人就可以明白的說，無須裝怪相。還是說真話罷，否則，白費許多工夫，毫無用處的。」

他貌如不聽見，兩手樓着禱檯，大約是扣釦子，眼睛却注視着壁上的一張水彩畫。過了一會，就用第二個指頭指着那畫大笑：

「哈哈」

這些單調的動作和照例的笑聲，我本已早經覺得枯燥的了，而況且是假裝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煩厭。他側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譏笑的破的鞋尖一觸他的脛骨，說：

「已經知道是假的了，還裝甚麼呢？還不直說出你的本意來。」

但他貌如不聽見，徘徊之間，突然取了帽和鉛筆匣，向外走去了。

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為我希望他是一個可以理喻，能知慚愧的青年。他身體很強壯，相貌很端正，Tolstol和 Andreev 的發音也還正。

我追到風門前，拉住他的手，說道，「何必就走，還是自己說出本意來罷，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亂搖，終於閉了眼睛，拱

兩手向我一擋，手掌很平的正對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點圖形的拳術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門口，仍然用前說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掙，終於掙出大門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從容地。

這樣子，楊樹達君就遠了。我回進來，纔向女工問他進來時候的情形。

「他說了名字之後，我問他要名片，他在衣袋裏掏了一會，說道，『阿，名片忘了，還是你去說一聲罷。』笑嘻嘻，一點不修瘋的。」女工說。

我愈覺得要嘔吐了。

然而這手段却確乎使我受損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嚇之外。我的女工從此就將門關起來，到晚上聽得打門聲，只大叫是誰，却不出聲，總須我自己去開門。我寫完這篇文字之間，就放下了四回筆。

「你不舒服罷？」楊樹達君曾經這樣問過我。

是的，我的確不舒服。我歷來對於中國的情形，本來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還沒有預料做到學界或文界對於他的敵手竟至于用了瘋子來做武器，而這瘋子又是假的，而裝這假瘋子的又是青年的學生。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古史雜論

顧頡剛

去年，我曾在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上發表我的古史的意見。本年努力停刊，我的一篇竟沒有做完。胸中悶漲的

很，彷彿欠了債似的。現在語絲出版，

我自然極願把未完之稿繼續做下。但我的工作太忙了，要做首尾完備的文字，總不會有從容的時間可以供我驅使。因

念這幾年來所寫的一二十冊筆記之中頗有些雜亂的材料，現在如把這些材料粗粗的整理一回，也可成爲無數的短篇文字。我去年做的論題，範圍本來太大了，要在短時期內所作的一篇文字之中將數千年來傳統的古史見解一齊推翻，未免太不量力。現在如能先把無數的零碎意見集成許多大段，將來有空閒時再把許多大段聯成若干長篇，倒也是腳踏實地的做法，而且在這樣冗忙的生活中也不難繼續地供給語絲的文稿了。所以現在就這樣辦。

我發表的文字，只是寫出我現在承認的意見，以爲當時的事實是應當如此的，並沒有說實際的事實確是如此。所以極希望有人駁正我，我自己如發見了錯誤，也立即修正。

十三，十一，六。

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

春秋戰國時人說話，最喜歡舉出極好的好人和極壞的壞人作議論的材料。極好的好人是堯舜禹湯。極壞的壞人是桀紂盜跖。所以戰國時有一句成語，叫做『譽堯非桀』（這句話的

和極壞的壞人作議論的材料。極好的好人是堯舜禹湯。極壞的壞人是桀紂盜跖。所以戰國時有一句成語，叫做『譽堯非桀』（這句話的

本義原是譽堯舜而非桀紂，因為要句子短一點，便單譽了堯桀，實際上，譽堯非紂的更多。一個人天天給人家稱譽，自然要好到三十天的頂上去了。一個人天天給人家非薄，十八層地獄的末一層也就按定他跌進去了。這種過度的毀譽，說得太離奇時，即在沒有歷史觀念的時代，也免不了引起聽者的疑惑。所以堯舜的譽而韓非子等懷疑，而桀紂的毀也被子貢和荀子看出了破綻。

荀子道：

古者桀紂……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者則必稽焉。

說到『言惡必稽』，分明看出桀紂負了種種惡事的責任，為無量數惡人當着代表。但他並沒有進一步推翻偽史。子貢便老實說破了。他道：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

這是說明紂的不善的聲名都由於他所站的惡劣的地位而來，說得非常的對。因對普通人的心目中原是不看見個人而只看見地位的，老話所謂『牌子』，新語所謂『偶像』，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這種心理表現得最明白的證據，即是漢書古今人表。人表上把人類分作九等，最上是聖人，最下是愚人，似乎是專依品性而定上下的。但一去細看，就可知道他們的上下原是根據於成敗。如被秦始皇滅掉的六國之君，他

們有什麼劣迹。他們的被滅不過是所處の時勢的不幸，然而一個個都放在下中和下兩等之中。秦始皇總可以說是一個無道之君了，但因為他成就帝業，必要保留得一點面子，只得放在中下。諺云，『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個觀念能跳出的有幾人呢！紂既不幸亡國，他的牌子天天被周朝人毀壞，他成爲一個罪惡所歸的偶像自然是無足怪的事了。春秋時橫議之風尙未盛，而子貢已經說出這般的話，那末到了『寓言十九』的戰國，紂的一身所受的『天下之惡』的多，更是當然的了。

從前人作史，每喜把古人傳下的話整齊排比，成爲總清賬。這樣做去，粗看確是很完備，但來源還沒有弄明白，驟然結清，開的虛賬也就混過去了。我們因爲不甘心承認這些虛賬，所以要檢齊所有的文券，另立流水簿，加以審查，標出按日開進的虛賬。現在就用着這個方法，把紂的故事試驗一下。

我們若把尙書（除偽古文）中紂的罪惡聚集起來，結果，便可以看出他的最大的罪名是酗酒。

關於這事的話，有微子的『我用沈酗於酒』，『方輿沈酗於酒』，酒誥的『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惟荒腆於酒』，無逸的『殷王受之迷亂，……醜於酒德』。其實酗酒是那時的風氣。並不是紂的獨特的罪惡，所以酒誥又說『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殷之迪諸臣惟工，

乃酒於酒』，而武王對於妹土，竟命康叔『華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我們只要看周朝用了死刑來禁酒，便可知商人的喝酒正似現在人的吸鴉片，已經成了有普遍性的深入骨髓的癮癮了。其二，是

不用貴戚舊臣

關於這事的話，有微子的『吾家遷於荒』，『嗚其耆長，舊有位人』，牧誓的『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召誥的『厥終智臧厥在』。其三，是

登用小人

關於這事的話，有微子的『卿士師師非度』，牧誓的『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虐於百姓，以姦究于商邑』，立政的『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其四，是

聽信婦言

這惟有牧誓的『惟婦言是用』一句話。其五，是

信有命在天。

這有西伯戡黎的『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酒誥的『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寧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多方的『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其六，是

不留心祭祀

這有牧誓的『昏棄厥肆祀弗答』，多士的『罔顧於天顯民祗』。

從以上六項看來，紂只是一個糊塗人：他

貪喝了酒，遂忘記了政事，所以把他的國亡掉了。崔述云：

蓋惟迷於酒色，是以不復畏天念祖，以至忠直避耳，讒人得進。(商考信錄)

他的罪狀確是只有這一點。這都是庸人的愚昧，並沒有奇怪的暴虐。何況這些話大都從周朝人的口中說出來的，他們自己初有天下，以新朝的資格，對於所滅的國君發出幾句斥責的話，乃是極平常的事，而且是應該有的事。即使被滅的國君是一個聖人，這些統統的斥責之言於例亦不可少，因為既要打他，就不得不罵他。韓非子外儲說云。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讀了這種話，再去看看教誓上諸篇，頗使得我們要罵紂而不忍。所以我們對於西周時紂的罪惡的傳說，只須看作一種與國對於亡國的循例之言。

東周時，初有學者階級，也初有論議，他們本着『勸懲』之心來說話，把亡國的紂當作箭梁，朝着他放箭，他的罪狀一定加增得不少。看子貢的評論，可見一斑。但不幸書缺有間，我們已無從知道了。只論語上有以下的一節：
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

這三件事都可屬于上邊的第二項的。

在戰國的書籍上，他的罪條驟然加增得很多，而且都是很具體的事實。列舉如下：

抑沈比干。(按，此頗有投比干於水的意思，如王子慶忌於要離然者。故別列。)

賜封雷開。(以上二條見楚辭。)

槽丘。

酒池。

肉圃為格。

雕柱而楛諸侯。

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

戮涉者脛而視其髓。

殺梅伯而迫文王其醢。

脯鬼侯。

作為瓊宮。

築為傾宮。

剖孕婦而觀其化。

殺比干而觀其心。(按，論語但云諫而死，此云觀心，故別列。)

任惡來。

言而不信，期而不當。

(以上十四條見呂氏春秋)

囚文王七年。(見左傳。)

為象箸。

設炮烙。

作靡靡之樂。

為長夜之飲以失日。(以上四條見韓非子。)

熊蹯不熟而殺庖人。(見御覽引纏子)

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見史記正義引竹書紀年)

為玉牀。(見世本。)

脯鄂侯。(見戰國策。)

脯鬼侯以享諸侯。(見逸周書及禮記。)

按呂氏春秋但云脯，此云脯以享諸侯，故別列。)

到了西漢，他的罪惡的條款因年代的更久遠而積疊得更豐富了。現在把已見戰國人稱引的刪去，把賸餘的列舉於下：

距諫，飾非。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作北里之舞。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

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

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大最(聚)樂戲於沙丘。

使男女僕相逐于酒池肉林之間。

廢商容。(以上九條見史記。)

作楛數千，楛諸侯之不諂己者。(見新書。按，這條當即由呂覽的『楛諸侯』而來。惟高誘注呂覽，謂『雕畫高柱，施楛椽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

之』，則與此不可併作一事。

燎焚天下之財。

燔生人。(按，淮南以此語與『為炮烙，鑄金柱』等語並列，似與炮烙非一事。)

鑄金柱。

析才士之脛。(按，此不云『涉者』，故別列。)

熱斗。(高誘注，『庖人進羹于紂，熱；以為惡，以熱斗殺之』，與離子所云不同。)

宮中成市。(以上六條見淮南子。)

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丈，臨望雲雨，

(見新序)

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

(見列女傳)

諛臣左強教為象廊，將至于天。

壯士斬其脛。(脛，脚脛也。按，此與『析才士之脛』差同，但壯與才又不同。)

殺周太子歷。(以上三條見褚先生補史記策列傳。)

記策列傳。)

又有雖非新添而對於舊有之說加以較詳的摹寫的，有列女傳上說妲己的話：

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比干諫曰，『不脩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

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

這是把作炮烙與比干的兩項罪名令妲己分擔了。

到了東漢，似乎沒有新添的罪條。但論衡上引着一段話，却把『長夜之飲以失日』的一件故事用二百四十倍的顯微鏡放大了：

紂沈緇于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馬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

東晉時，為古文尚書出來，又為他添上了三條：

焚炙忠良。(按，焚炙忠良未知為誰，故不與炮烙條合。)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那時皇甫謐做一部通史，名喚帝王世紀。他是造偽史很有名的人，所以他集合了前人的舊語，更加上自己的幻想，綜合而成為一整篇的紂的罪狀書。(這與司馬遷集合戰國秦漢時人的紂惡說而成為一整篇是一樣的。)

帝王世紀一書雖失傳，但這些文字還被引于太平御覽及尚書疏等書，可以覆按。現在把他所說的話能殼增加我們的異聞的寫在下面：

造傾宮，作瓊室瑤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宮百，其小宮七十三處。

宮中九市。(按，淮南子但言成市，此云

九市，故別列。)

六月發民獵于西山。

天下大風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並盡。或鬼哭，或山鳴。

紂不懼，愈慢神。殺人以飲虎。

欲重刑，乃先為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輒爛手。(按，此條當即淮南子的『熱斗』。但據高誘注文則熱斗事係出偶然，而此則有意的定此刑罰，為異。)

多被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

誅邢侯。(按，一說邢侯即鄂侯。)

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文王之長子伯邑考質于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在皇甫謐的前後作紂的罪狀的說明的，有以下二條

(一) 斷脛的說明——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體不實，故晨寒也』。紂乃于此斷脛而視髓。(見水經注)

(二) 夏獵的說明——紂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地務長養，……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

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為妖言，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見金匱。)

自晉代以後，他沒有再添出什麼罪狀，我可不知道了。這或者因為紂的暴虐說到這等地步，已經充類至盡，再也不能加上去，或者因為學者的歷史觀念高了一點，知道耳朶裏聽來的傳說不能作為信史，不肯寫在紙本上，二者均不可知。但學者方面即是如此，民衆的傳說總不會因他們的不肯寫在紙本上而終止其發展性的，牠依然是這樣的發展，結果就成了現在在下等社會中很有勢力的封神榜一書，又把這些人事經過神話化了。

我寫這篇，希望大家把牠當作徐文長故事一類書看，知道古代向史實完全無異于現代的傳說：天下的暴虐歸於紂，天下的尖刻歸於徐文長，一樣的，紂和桀的相像與徐文長和楊狀元的相像也是一樣。這一點意思非常淺顯，所舉的證據也甚明白，想來讀者必不至於索解不得。倘有篤志信古之士一定要說古書無一字無來歷，古人的話不可輕於懷疑，那麼，我們先要請問以下的幾條：

- (一) 紂造的臺的高度，應照新序說是一千尺呢？還是應照帝王世紀說是一千丈呢？
- (二) 斲脛的人，應照水經注說是老者呢？或應照淮南子說是才士呢？還是

應照補史記說是壯士呢？

(三) 所割的孕婦，應照呂氏春秋說是一個平常人呢？還是應照帝王世紀說是比干之妻呢？

(四) 給文王吃的人肉羹，應照呂氏春秋說是梅伯的呢？還是應照帝王世紀說是伯邑考的呢？

(四) 補史記說紂殺的「周太子歷」，這是何人？

這些問題都請考實告知我們，否則我們在這樣參差牴牾的古史中，便是要信也苦於無從信起了。

譯詩一篇

胡適

病中讀 Thomas Hardy 的 The Hand of Helhertha 小說，中有小詩，託名為「阿囊」先生作的，志摩說是此老自作的詩無疑。我覺得此詩頗容易譯出，遂譯出來，送給語絲的一班朋友。

In absence this good means I gain,
That I can catch her,
Where none can watch her,
In some close corner of my brain;
There I embrace and kiss her;
And so I both enjoy and miss her.

不見也有不見的好處：
我倒可以見着她，
不怕有誰監着她，
在我腦海的深窠處；

我可以抱着她，親他的臉；
雖然不見，抵得長相見。

十三，十一，十二，

隨感錄

玄同

不通的外行話

十一月十四日北京有幾種新聞記載所謂「清室善後」底事件(文章彼此都是相同的)，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散氏盤係清初阮文達公(元)所獻，係上古三代時物。」

把阮元搬到「清初」去，已經够外行了。而「上古三代」四字，則不但外行，而且真是不通之至！什麼叫做「上古三代」？即使講句外行話，說此中共有四個時期，那就要問，一個散氏盤怎麼會跨四個時期？難道它也像「狗仔」那樣會跨黨嗎？

有人說，此公大概把殷可均底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底書名底第二至第五個字誤解了。我說，這倒未必。知世界上有一個好嚴的編纂過這樣一部書的人少得很呢。是故總而言之，外行而已矣，不通而已矣。

「清室溥儀」

此番黃郛等毅然決然地取消愛新覺羅溥儀底帝號，是極不錯的。但所謂「國務院令」也者之中有「清室溥儀」底稱謂，實在頗有語病。所謂取消清帝底稱謂也者，乃是把「帝」和「清」同時取消也。總而言之，愛新覺羅溥儀其人乃是中華民國國民底一分子，他在五族

之中屬於滿族，如是而已。他或者依滿人底慣例，單稱名曰「溥儀」，可也；或者依漢人底慣例，連名帶姓而稱爲「愛新覺羅溥儀」，亦可也。無論如何，總不應再加上「清」字。夫有「帝」而後有「清」；「帝」之不存，「清」將焉附？溥儀這家人家只應稱爲「愛新覺羅氏」，與其他底滿人之「瓜爾佳氏」「鈕祜祿氏」等等一樣，與漢人之「張氏」「李氏」等等一樣，與回人之「哈氏」「馬氏」等等一樣，……。

如果愛新覺羅溥儀可以稱「清室溥儀」，則其他底滿人也可稱「清室某某」，漢人也可稱「民室某某」回人也可以稱「阿室某某」，……。

這行嗎！

「清君側」

北京有一種日報，天天痛罵外國底「法治」而提倡三代底「德治」(!!!)。此番偶玉祥班師回京，捉了李彥青去；該報發行號外，竟稱爲「清君側」！哈哈！他們竟認曹錕爲「君」！妙又妙又了！

夫主張「德治」，烏可無「君」？而事實上竟無「君」也（雖然尚有所謂「大清皇帝」也者在），則雖欲不承認總統爲「君」，其可得耶！蓋彼「曹大總統」(?)者，縱非該報所愛戴，然固自承爲大總統者也。於戲！旨深哉！

尙書和易經爲祟

日前我跟著一般人進神武門看帖封條，一路走去，但見東一個什麼門，西一個什麼殿，又是許多什麼宮，還有好些什麼扁額對聯之類。這上面的名目和字句，十之九出於尙書和易經（尙書尤多）。一部文理不通的斷爛朝報，一部妖氣滿紙的龜版神數，居然大顯其靈，幫助了二千多年的獨夫民賊，給他們大搭其臭架子；居然壓服了二千多年的忠臣賢儒，叫他們扁扁服服地恪守其奴才之本分！於戲！非具有「特別國情」，烏克臻此！

「持中」底真相之說明

有些人們說，歐洲人「向前」，印度人「向後」，都不如中國人「持中」的好。我因此想起某書上記着一副挖苦葉名琛的對聯，

「不戰，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我覺得這大概可以作爲「持中」底真相之說明了。

父子們衝突着。但倘用神通將他們的年紀變成約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伶俐人歎「人心不古」時，大抵是他的巧計失敗了；但老太爺歎「人心不古」時，則無非因爲受了兒子或姨太太的氣。

電報曰：天禍中國。天曰：委實冤枉！

精神文明人作飛機論曰，較之靈魂之自在游行，一錢不值矣。寫完，遂率家眷移人東交民巷使館界。

尙詩人睡在烽火旁邊，聽得哄哄地響時，則烽火就是聽覺。但此說近於味覺，因爲太無味。然而無爲即無不爲，則無味自然就是至味了。對不對？

烽話五則

魯迅

希臘諷刺小詩 開明

希臘的小詩雖好，然而其中諷刺的詩好的却很少，這大約因爲諷刺的氣分不很近於詩罷。偶見幾首亦頗有趣，與日本的「川柳」相似，因述其大意如下。作者皆是耶穌降生以後的人，路吉留斯生於一世紀，與羅馬宜祿帝(Nero)同時，尼加耳珂思則年代不詳了。

一 路斯留吉
Wisiden Antiokhos — Lucilius

孟騎瞧見了仲弼的靠枕之後，
仲弼就不再瞧見那個靠枕了。

二 同
Hermogene ton iatron idon

帝顯在夢中見了神生大夫，
他不再醒來，身上雖然佩著護符。

三 尼加耳珂思
Kheirougon esphaxen—Nearchus

伯羣行手術，把子愈弄死了，
「可憐人」。他說，「活著倒要踐腳了」。

四 同
Niktokorax ardei

夜鴉啼時預兆人死，但等到了
民友唱起歌來，夜鴉也兀自死了。(一)

(二)這一首是嘲唱歌人的。上二首意思明顯，可以不用說明。詩中人名皆譯義，如「民友」之爲 Demophilus，「帝顯」之爲 Diophantos 等是也。